

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5890203

10位ISBN编号：780589020X

出版时间：1996第一版，2004年第二版

出版社：西藏古籍出版社

作者：恰白·次旦平措,诺章·吴坚 平措次仁

页数：1055

译者：陈庆英 格桑益西,何宗英 许德存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

内容概要

该书曾于1996年由西藏社会科学院、《中国西藏》杂志社、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。该书引用了一百多部古代藏文史籍，史料丰富。全书长达千余页，近百万字，时间跨度从藏族的起源直到1951年。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医学、天文历算、科技，等等，是藏族历史研究的一部辉煌巨著。该书初版不久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重视，为广大藏学爱好者和研究人员所珍爱，被业内权威人士评价为具有“很高的资料价值”、“较强的实用价值”、“较高的学术价值”和“较高的科学价值”的名著，是了解西藏历史、认识西藏社会、丰富藏学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。

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

作者简介

该书由西藏著名藏族历史学家恰白·次旦平措、诺章·乌坚、平措次仁先生用藏文撰写(荣获首届国家最高图书奖)，由藏学家陈庆英、格桑益西、何宗英、许德存精心翻译。

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花了几个月终于读完了，脑中一片乱麻，稍微对西藏史有个脉络，读完也差不多忘完了。
- 2、这次读的实际上是300页简编本，对政治史的叙述已颇为翔实。作者在辨析西藏与中国或中央的关系上，注意用力，多有驳正。但限于宗教史观和政治环境，难免对政教上层的矛盾和斗争多所避讳，关于社会和经济的论述尤其缺乏历史感。由此也可反观中国史研究的弊病。
- 3、独一无二
- 4、自行影印本。可笑的是说羌人的祖先是放羊的，难道说我的祖先是女牧羊人吗？
- 5、老辈藏族学者能写出这样较为客观的“历史”已经很不错了吧。但是过分依赖后弘期史料，逃不掉的“宗教正确”立场和善恶评判还是让本书难以划归为严肃的学术作品
- 6、《西藏通史简编》简直就是一本噩梦，blabla什么都没讲什么都匆匆带过
- 7、看了多半！后面的是有关活佛或达赖生平的，懒得读！

章节试读

1、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的笔记-第6页

“喜马拉雅山脉隆起前，由于受来自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，青藏高原气候温暖湿润，年平均气温在摄氏十度左右，年降水量在两千到五千毫米之间。到处都可以看到温带地区生长的植物，珍稀生物多达四千余种。在如此温和的地区，不仅活动着三趾野马，而且有大量的狗、大象、兔子、鹿群等多种动物。随着造山运动，喜马拉雅山逐渐突起并越来越高，阻挡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，青藏高原的气候以及周围环境随之发生变化，最后成为一个寒冷的地区。”

2、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的笔记-第944页

第944页称“整个色拉寺被洗劫一空”。这完全不是事实。在色拉寺杰扎仓之战中，杰扎仓未受到大的破坏，而且XZ官员为避免寺院遭到抢劫采取了有效措施，下令用锁将杰札仓的房屋都锁上，使寺院的财产得以保全。

同样是这一页，含糊地提到XZ政府对热振的尸体进行了检查，“结果表明中毒死亡”。这完全是误导。XZ政府确实对热振的尸体进行了检查，但并未发现热振被杀害的痕迹。迄今为止，关于热振被“毒死”的唯一“证据”，就是当年看管热振的狱卒回忆说，热振死前吃了政府官员给的药丸（热振当时确实犯病了），而药丸是软的。戈尔斯坦说这种药“一般都不是软的”，但未说明有何根据。除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情况外，再无任何“毒杀”的证据了。（而且狱卒的回忆文章还是出现在大陆的出版物上，而这类资料对旧XZ政府基本上没什么好话可说）换句话说，热振被“毒死”的说法基本上还停留在谣言和猜测的层次上。

3、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的笔记-第948页

第948页提到解放军于1950年10月7日进攻昌都（地区）。实际上中G资料通常认为昌都战役在10月6日开始。但是有关资料往往忽视了，在10月6日之前，云南的42军就已经在10月5日从南面向XZ发动了进攻，当然也是不宣而战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昌都战役是从10月5日开始的。此外，该书还省略了这样的事实：早在这年的六月份，解放军就曾在邓柯附近“进入”金沙江以西，与XZ军队发生激战，最后解放军失利撤退，损失惨重。因此，解放军武力进攻XZ的事情其实在六月份就已经上演过了。

该页还写道：“一小撮亲帝派提出迎请DL到国外，投靠美英争取XZ独立等，但在XZ方政府的大部分官员、三大寺代表，特别是广大僧俗群众坚决反对之下没有能把DL迎至国外去。”

实际情况则是，昌都战役结束后不久，此前被中G派来劝说自己的弟弟接受中G的“解放”的当采活佛（DL喇嘛的哥哥）到达拉萨，将他所知道的中G在东部的所作所为（包括中G暗示他在必要时可以干掉自己的弟弟）告诉了DL喇嘛等人，强调中G是不值得信任的。他的现身说法引起了恐慌，促使政府官员和DL喇嘛认为应该为流亡国外做准备。这个时候英国早已放弃帮助西藏，印度政府的态度也十分消极，只有美国比较积极，但他们对藏人提出的保证也不足以使藏人完全放心。一些僧俗官员和三大寺的堪布也相信中G提出的条件不会影响DL喇嘛的地位和XZ宗教的延续（这种观点纯属错觉），所以政府决定派代表恳求DL喇嘛返回拉萨。DL喇嘛也最终认定留在XZ对于XZ的前途更加有利。总之，DL喇嘛没有流亡国外，不过是因为藏人感到无奈和对未来抱有幻想而已，并不是他们愿意被“解放”。而且，该书完全冤枉了英国，完全无视英国政府当时的态度，可以说是缺乏起码的中英关系史的常识。

4、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的笔记-第946页

第946至947页写道：“但是祖国西南边陲的XZ高原上的各族农奴还没有脱离苦海，他们急切地期

待着幸福的阳光照亮XZ。”

这句话有两个问题。首先，中国大陆通常称XZ高原为“青藏高原”（民国称为“青康藏高原”），而避免用“XZ高原”称呼之，因为大陆官方将“XZ”的范围限定在金沙江以西，尽管这种限定不能同国际和藏语接轨，在英汉或藏汉互译时往往出现混乱。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，“XZ高原上的各族农奴”只能理解是指卫藏、康和安多三区的“各族农奴”，而不仅是指“XZ”。因为这一段内容本来是写“解放XZ”的事情，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句话是很奇怪的。第二，所谓“各族农奴”“急切地期待着幸福的阳光照亮XZ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。在民改前，藏民普遍拥有武器，“农奴主”根本不禁止。如果藏民感到自己需要被“解放”，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起来造反。其实藏民一般都对中G一无所知，东部康和安多的藏民倒是有一些人见过红军，不过红军经过藏区时抢走了藏民的食物，与藏民发生了严重冲突（至少有数千名红军被藏民打死打伤），这种经历是不会给藏民留下好印象的。中G资料也承认当时的藏民对解放军、对GCD“不了解”，从新疆出发的骑兵连在入藏途中还差点被藏民射击。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：昌都战役前，解放军的侦察人员曾在金沙江以西的一次活动中袭击了几名“可疑藏民”，并打死了其中的两人，缴获一支手枪。

5、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的笔记-第8页

藏民族也有人类起源的传说，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男性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繁衍了人类。本教关于人类起源的记载认为：从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五大精华中，形成一块巨大的卵，卵外边的蛋壳生成白神岩；卵内层的蛋清转变成白海螺旋转；中间温热的卵液里，产生六道有情。卵液又凝结成十八块，其中一块变成螺形--白卵，从中出现一个有希翼之心的人。

6、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的笔记-第939页

P第939页提到吴忠信到拉萨“主持”了DL喇嘛的坐床大典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吴忠信当时只是作为客人出席了典礼，而毫无“主持”的权利。关于吴忠信“主持”坐床典礼的说法，完全是中国人单方面的宣传，实际情况是中国方面“无法影响藏政府对十四世DL喇嘛转世的具体操作。”（朱丽双《现实与表述：国民政府的特派大员与十四世DL喇嘛的认证》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（第60期）》，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）吴忠信在XZ的活动只不过为中国政府挣得了一些廉价的面子，但是却使XZ方面感到不快，导致藏人对吴忠信印象不佳。1946年中国政府诱骗XZ政府派代表参加南京的国民大会，中国政府准备指派人员与XZ代表交换意见时，沈宗瀚提出建议不宜加入吴忠信，因为“藏方对吴颇有误解”。

7、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的笔记-第947页

P947提到了格达这个人，并暗示（注意是暗示，没有明确说）格达是被毒死的。其实中G长期以来一直在宣传格达是被英国人福特毒死的。最开始《新华日报》声称福特毒死了格达，多年以后《西藏日报》又说：“XZ反动派……在英国特务福特的指使下”将格达杀害。尽管中G指控“英国特务”福特杀死了格达，但始终未公布任何证据，福特本人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指控。后来福特还成了英中友协的负责人，提出了为他平反的请求。其实福特根本不是“英国特务”，他只是被XZ政府雇来操作无线电的，仅仅是一名雇员，但因为他是外国人，结果注定在劫难逃，因为中G“解放”XZ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将“帝国主义”驱逐出“XZ”，但当时在XZ的西方人只有几个，而福特碰巧在昌都地区被俘虏，于是他就稀里糊涂地成了“杀人凶手”。而格达的亲信的回忆资料中，也找不到能支持福特给格达下毒的材料。1950年时的英国政府早就放弃了帮助XZ抵抗外敌的打算，不准备向XZ提供任何援助。英国政府绝对不可能指使福特杀死格达。而福特本人只是一名受雇于XZ政府的无线电操作员，他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杀死格达。

其实关于格达的死，还有一种说法，如乐于泓的《和平解放XZ日记摘抄》中提到，XZ政府噶伦噶雪巴曾告诉他：“听说格达是拉鲁害死的。”但拉鲁本人则对此事是无可奉告或者含糊其词的态度。由

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

于拉鲁已经成为中G手中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，负有附和官方攻击旧XZ、歌颂新社会的任务，所以不可能追究他的责任。这样一来，格达的死就成了一个无头案，而福特也继续被冤枉着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本书没有明确指出杀死格达的凶手，可见指控福特的确是缺乏证据（同时拉鲁又不好触碰）。

至于格达本人，三十年代他与红军合作时，红军的当时的做法是煽动藏人（博巴）独立，“博巴政府”也是分裂中华民国的割据政权。因此格达接受的宣传原本是鼓吹藏族独立的论调。如果他一直活了下来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后来会被投入监狱，成为又一起令官方感到尴尬的冤案。平措汪杰后来被逮捕的罪名就是他读过列宁的《论民族自决权》（他当初也是被鼓吹藏族独立的宣传所吸引而踏上了马列的贼船）。因此很讽刺的，格达活着相比他死掉对于其合作者而言更加麻烦。

《西藏通史（汉译本）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